

21
THE CHINESE-JAPANESE LIBRARY
OF THE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JAN 26 1954

T5417 / 4298 B1

楊斗菴集
二十一

楊斗菴集
二十一

升菴先生文集卷之七十二

成都楊慎著

劉孝標世說注

劉孝標注世說多引奇篇奧帙後劉須溪刪節之可惜孝標全本予猶及見之今摘其一
二以廣異聞

鄧粲晉紀曰周伯仁應答精神足矣蔭映數人
續晉陽秋曰張玄之少以學顯謝玄為會稽內史張

從子

有仁編輯

後學趙開美校正
高安陳邦瞻重校
江陽王藩臣
內江蕭如松全校

哈佛大學哈佛燕京
圖書館藏印

玄之爲吳興太

謝玄亦稱南北二玄

語林曰殷浩於佛經有所不了故遣人迎支道林林

及盧懷欲往王右軍駐之曰淵源思致淵富未易可

當所不解上人未必能通縱能服彼亦名不益

高若不合便喪十年所保林公乃不往

左思別傳云思作三都賦疾中猶改作蜀都賦云金

馬電發於高岡碧山振翼而雲披鬼彈飛丸以燿燉

火井騰光而赫羲今本無鬼丸句水經注瀘水傍瘴氣特惡氣中有物

不見其形其作有聲仲林則折中人則害名曰鬼彈

又曰左思造張載問岷蜀事交接亦疎皇甫謐西州

高士挈仲治宿儒知名非思倫匹劉淵林衛伯輿並

蚤終皆不爲思賦序注凡諸注解皆思自爲欲重其

文故假借名姓也

夏侯湛補亡詩曰既殷斯虔仰說洪恩名定匡省奉

朝侍昏宵中告退鷄鳴在門孳孳溫恭夙夜是敦

孫子刑除婦服詩曰時邁不停日月電流神爽登遐

勿周禮制有敘告除靈丘臨祠感痛中心若抽

行玄作王孝伯誄曰川岳降靈哲人是育既爽其靈

不貽其福天道茫昧孰測倚伏犬馬反噬豺狼翹陸

嶺摧高梧林殘云亡邦國喪牧于以誅之

爰旌芳郁

王隱晉書曰晉帝詔徵蘇峻峻曰臺下云我反反豈
待活耶我寧山頭望廷尉不能廷尉望山頭也

續 一秋曰謝安優游山水以敷文析理自娛

荀綽九州記云閭丘冲好音樂侍婢不釋管絃出入
乘四望車

曹娥碑在會稽而魏武楊修未嘗過江

續晉陽秋曰獻之文義非作長而能撮其勝會故擅
名一時爲風流之冠也

與雲

漢無極山碑興雲祁祁雨我公田按顏氏家訓引詩
亦作有滄淒淒興雲祁祁毛傳云滄陰雲貌萋萋雲
行貌祁祁徐也此銘亦云興雲祁祁古經本雲字後
世作雨乃或改耳王介甫有雲之祁祁詩語本古經

蛙鳴

中州 載惠帝聞蛙鳴問之侍臣賈胤對曰在官爲
官 私爲私蛙帝曰若是官蛙可給廩比北史所
載爲詳蛙給廩已自異矣文中子作元經又曰帝問
蛙鳴尤可笑也然元經非出文中子蓋阮逸假作耳

萬歲夜

姚寬戰國策注博以諸詩以證之用心亦至矣然猶有遺也楚策楚王遊雲夢謂安陵君曰樂矣今日之游亦人千秋萬歲後誰與樂此矣安陵君泣下數行曰一願以身試黃泉虜螻蟻夜如左傳注寔宓厚夜一夜最見人臣不敢斥言之意今本改夜作後不見古人立言之妙矣

佳麗

韓子佳麗也者邪道之分也戰國策宮中佳麗好玩又云趙天下善爲音佳麗人之所出也嚴安疏佳麗珍怪順於耳目謝朓詩江南佳麗地佳麗字非始自

謝也文選注失引之

監州

宋初置通判分知州之權謂之監州有錢昆者性嗜蟹常求外補曰但得有蟹無監州處則可此語風味似晉人歸田錄及捫蝨新話皆載其事東坡詩云欲問君一乞符竹但憂無蟹有監州昆去東坡未遠卽用爲詩良愛其語也

新論

劉晝新論云微子感牽牛星顏淵感中台星張良感狐星樊噲感狼星其說皆出讖緯

屠蘇

蕭子雲雪賦曰韜學恩之飛棟沒屠蘇之高影始飄舞於圓池終亭華於芳井杜工部冷淘詩曰願憑金
 驪直錦屠蘇屠蘇菴也廣雅云屠蘇平屋也通
 俗文一屋平曰屠蘇魏略曰李勝為河南太守郡廳
 事前屠蘇壞唐孫思邈有屠蘇酒方蓋取菴名以名
 酒後人遂以屠蘇為酒名矣何遜詩郊郭勤二頃形
 體憇一蘇又大冠亦曰屠蘇禮曰童子幘無屋凡冠
 有屋者曰屠蘇晉志元康中商人皆著大郭諺曰屠
 蘇郭日覆兩耳會見喝兒作天子

粘天

庾闡揚都賦濤聲動地浪勢粘天本自奇語昌黎祖
 之曰洞庭慢汗粘天無壁張祐詩草色粘天鷓鴣恨
 黃山谷遠山粘天吞釣舟秦少游小詞山抹微雲天
 粘衰草正用此字為奇今俗本作天連非矣

一罽

古一罽卷軸引首後以綾粘褚者曰罽有樓臺錦罽
 迷給罽蠲紙罽檣蒲錦罽唐人謂之玉池其引首有
 二色者曰雙引首標外加竹界曰打撇

鬼谷區

漢書藝文志鬼谷區三篇注卽鬼史區也郊祀志黃帝得寶鼎冕侯問於鬼史區云云注卽鬼容區容史聲相近今按鬼谷卽鬼容者又字相似而誤也高似孫便謂藝文志無鬼谷子何其輕於立論乎

一躄

賈生吊屈原賦曰謂跖躄廉注楚之盜曰莊躄韓非子曰莊王欲伐越杜子諫曰莊躄爲盜於境內而吏不能禁此政之亂也躄蓋在莊王時漢西南夷傳莊躄者楚莊王之裔也以其衆王滇去莊王時百年此又一莊躄也

義名

容齋四筆載人物以義爲名如義士義帝之類甚多器物在首曰義髻在衣曰義欄義領竒矣予觀樂書有義嘴笛謂笛外更安嘴也抑又竒矣漢蔡湛碑陰有義名

長源

一汴州亂詩白樂天哀三良文爲宣武軍司馬陸長源作也及考他史籍則長源酷刑以威驕兵御之已失其道矣又裁軍中厚賞高在官鹽直曰我不同河北賊以錢物買徼兒旌節所委任從事楊儀孟

叔度浮薄不檢常戲入軍營調弄婦女自稱孟郎三
軍怨怒遂執長源并楊孟殺之由是論之是長源有
以取之何異於雲南之張乾陀楊州之呂用之哉大
雅一福之所聚小智自私藏怨之府長源之謂乎
思坐忘
空石解之精思不可謂之微司馬微之坐忘祇可謂
之馳

載事宣文

左傳曰楚辟我衷奈何效辟又曰尤而效之罪又甚
焉劉更生曰既不善胡足效哉宋人曰既是不是不

可學他不是理則一也載事者曷文其辭乎是街談
巷議也非史也

璜宮

白虎通諸侯之學曰頽宮半者象璜也今或書作黷
宮者非宜作璜宮也

士伯厚語

王伯一云嘉量之銘祭侯之辭皆極文章之妙而梓
人荀簋之制文法奇古蓋精於道者兼物物而後能
制器莊子所謂梓慶削木爲鐻鐻成見者驚猶鬼神
以人合天道與藝俱化豈物物而雕之哉

張陸奇語

張又新煎茶水記粉槍末旗蘇蘭薪桂陸羽茶經育華救沸皆奇俊語

人俊語

晉世不惟士人語清標玄致而釋子輩語亦復可聽高僧傳所載是已如鳩摩羅什偈云哀鸞孤桐上清音徹九天慧濟謔寶淵曰昔謝氏青箱不至不作文章今卿白麓未到判無講理淵曰殊不然此乃打狗杖耳道賁聞蟋蟀曰時聞此聲足代簫管薛道衡稱則公之文曰屢發新彩英英獨照慧常聞梵唄曰疊

疊溜滴似伏流之吐波又曰却轉弄響飛揚長引聲發疾中唇口不動又曰以哀婉爲入神用騰擲爲清舉文句則如端夏多隙無事忽景又云依義莫依語又云當爲心師不師于心又曰籠食詎貴釣耳難嘗又云忘懷去來者朝市一江湖眷情生死者幽栖猶桎梏又云沙漠織寒長風負雪又云莊衿老帶彈沐斜埃八早帳風首春席雲阿又云雖淚至之有端固憂來之無兆使入世說固不能辯也

唐庚語

唐庚曰三桓諷魯作三軍合周禮矣其志乃欲卑公

室而奪之權曹操諷漢復九州合禹貢矣其志乃欲
廣冀州而益其地晉曲沃莊伯用夏正合人統矣其
心乃欲自立凡姦人欲濟其邪謀者未嘗不引經術
也

德輿奇語

舟有溺騎有墜寢有魘飲有醉食有饑行有蹙其甚
則皆可以致斃無非危機其可如土偶木寓耶此權
德輿文中奇語也

木寓見漢書注木寓龍木寓馬是也

書解

古書解者多失其義遂害於理尚書注怪石之貢以

爲竒怪之石若後世靈壁太湖嵌空玲瓏以供戲玩
是禹爲牛僧孺米元章也又解禹貢三江之水味別
是以聖人爲品水鬪茶如陸羽張又新之流也戰國
處士謂舜塗廩浚井遭焚坑而不死列女傳又謂二
女實教之是以舜爲左慈劉根而二女爲李全之婦
劉綱之妻也靜言思之皆可發一笑

言句

古書句讀多不同朱子語錄載方馬二解點禮記君
賜衣服服以拜賜句辟之命銘爲烝彝鼎句舊點以
辟之爲一句極無義辟乃君也以君之命銘彝鼎最

是又載陸農師點人生十歲曰幼作一句學作一句
漢書與父老約句法三章耳殺人者死傷人及盜抵
罪今皆讀作約法三章是何理也孟子馮婦暴虎章
一本心晉人有馮婦者善搏虎卒爲善句士則之句
野有衆逐虎虎負嵎莫之敢櫻云云前士則之後爲
士者笑之文義相屬而於章旨亦合特難與迂滯者
語耳

古今語言

江芊罵商臣曰呼役夫漢王怒酈生曰豎儒幾敗乃
公事單故謂稽康曰老奴汝死自其分樂廣曰誰家
生得寧馨兒斯並當時侮嫚之詞流俗鄙俚之談而
世人以爲上之二言不失清雅下之兩句殊爲魯朴
何哉周漢世遠事已成古魏晉年近言猶類今也已
古卽謂之文猶今乃驚其質作者乃怯書今語勇效
昔言不亦惑乎

優孟爲孫叔敖

滑稽傳優孟爲孫叔敖衣冠抵掌談語歲餘像孫叔
敖左右不能別也莊王置酒優孟爲壽王大驚以爲
叔敖復生欲以爲相劉子玄譏之曰人心不同有如
其面非由倣效俾有遷革又况叔敖之歿時日已久

豈有一見無疑遽欲加於榮寵復其祿位者哉予按此傳以滑稽名乃優孟自爲寓言云欲復以爲相亦優孟自言如今人下盡發科打諢之類豈可真以爲王欲復相之事乎

冥火懸火

文選冥火夜火也楚辭懸火今之提燈也六韜雲火施於雲梯之上者

弭仲叔

張伯英稱弭仲叔曰仲叔高德美名命世之才非弭氏小族所當有新豐瘠土所當產時以爲名言愚謂稱人之賢必本其家世推其鄉里厚也伯英之言不足以重仲叔而祇以自薄也夫

車渠鸚鵡

梁簡文帝集云車渠屢酌鸚鵡驟傾車渠鸚鵡皆指酒杯俗傳車渠爲杯注酒滿過一分不溢嘗試之信然

僞書

省心錄乃沈道原作非林和靖也指掌圖非東坡所作李衛公問對阮逸僞作文中子元經關子明易皆逸僞作龍城錄王性之僞作子厚敘事何等筆力此

記衰弱之甚皆寓古人詩文中不可曉者于其中凡
僞書皆然予聞之朱子云

封埃之始

拾遺記曰禹治水所穿鑿處皆有泥封記使玄龜升
其上此封埃之始又山海經黃帝遊幸天下有記里
鼓道路記以里堆則埃起軒轅時也

羅泌路史

太平總類載龍逢諫桀之言曰臣嘗觀君冕非其冕
也而冕危石君之屨非其屨也而屨春冰未有冕危
石而不厭蹈春冰而不陷者也此爲六朝文士擬作
無疑羅泌路史收之蓋亦貪博而忘精者

牛耕

困學紀聞論牛耕不始於趙過引冉耕字伯牛是也
但未有明證按山海經曰稷之孫曰叔均是始作牛
耕王伯厚豈亦未考及此邪

文章似歇後

文章有似歇後語處如淵明詩再喜見友于杜詩友
于皆挺拔野鳥山花吾友于南史到蓋從武帝登樓
賦詩受詔卽成帝謂其祖旣曰蓋實才子却恐卿文
章得無假手于貽厥乎又稱兄弟爲在原天屬稱故

楊子春文集卷之十一
鄉爲維桑之里稱師曰在三之義稱子曰則百之祥
皆是類也

楓天棗地

張文成大卜判有楓天棗地之語初不省所出後見
唐六典三式云六壬卦局以楓木爲天棗心爲地乃
知文成用此也

天門地戶

河圖括地象曰西北爲天門東南爲地戶注天不足
西北是天門地不滿東南是地戶

饅瓜亭

呂蒙正父龜圖多內寵與其母劉氏不協并蒙正出
之頗淪躋窘乏劉誓不嫁及蒙正登仕乃迎二親同
堂異室奉養之近世傳竒饅瓜亭亦緣此附會也

劉錡善射

劉錡善射水斛滿以箭射拔箭水注隨以一矢室之
人服其精或言此卽古剡注法也

陳愧齋

隋劉臻爲儀同與劉訥同官退朝欲謁訥謂前驅曰
識劉儀同家乎從者以爲臻欲引歸至家坐堂中呼
曰劉儀同可出矣其子出臻曰汝亦來此乎今人傳

以爲陳愧齋事亦好事者取此而易其名耳

金海玉海千萬字文

梁武帝撰金海王應麟撰玉海周興嗣撰千字文隋
滿徽撰萬字文

央瀆

荀子入其央瀆注中瀆也今人家出水溝則如今稱
出水竇曰央溝亦有本也太平御覽引莊子逸篇羊
溝之鷄稱羊溝不知何解俗作陽溝云對陰溝之稱
但未見所出耳

郡朝

郡守廳事古亦稱朝後漢劉寵傳山谷鄙生朱嘗識
郡朝是也吏民謁郡守亦曰朝任延臨龍丘萇殯不
朝三日是也

附近

俗語附近古作傳近仲長統昌言宦豎傳近房臥之
內交錯婦人之間

衛綰

漢丞相衛綰奏郡國所舉賢良或治申商韓非蘇張
之言亂國政請皆罷武帝可之綰之相業他無聞焉
而此一節加於蕭曹一等矣史稱武帝之美曰罷黜

楊升有文集 卷之十一
百家縮之功可少哉

音惠漏點

夜漏五五相遞爲二十五唐李郢詩二十五聲秋點
長韓退之詩鷄三號更五點是也至宋世國祚長短
識有寒在五更頭之忌官掖及州縣更漏皆去五更
後二點又并初更去其二以配之首尾止二十一點
非古也至今不改焉

轉喉觸諱

柳文轉喉觸諱本漢食貨志搖手觸禁之語

仍字

老子曰攘臂而仍之又仍無敵攘無臂漢藝文志據
行事仍人道仍訓因也古文中亦鮮用仍字

紀元

古者天子諸侯繼立踰年而始稱元年終一主爲一
元未有一主而再稱元者也漢文帝信新垣平之言
再稱後元自後武帝更十數紀元歷代皆然俗諺有
亂主年年改號窮士日日更名之譏然予觀長曆云
秦惠文十四年更爲元年則其謬不始於漢文矣又
晉惠大安二年長沙王乂事敗成都王穎改年爲永
興是一歲而二號齊鬱林王改元隆昌海陵王改元

楊升菴文集 卷之三十一
延興明帝改元建武是一歲而三號史冊書法混淆俗諺云亂誠是也然則本朝之制豈不度越漢唐哉

嫁殤

曹操幼子蒼舒死求邴原死女合葬史以爲譏余觀周禮地官禁嫁殤者注謂生時非夫婦死而葬相從嫁殤嫁死人則此俗古已有之今民間猶有行焉而無禁也

規影徭賦

唐書規影徭賦卽今律文影射之語

流蘇

倦遊錄述流蘇之制但云五綵同心而下垂者莫能言其始黃公紹書林亦止引晉書割流蘇爲馬棧皆後世幃帳間所懸耳古者流蘇蓋樂器之節前漢書禮樂志薛瓚注作流遡周禮金鑊節鼓鄭玄注云後世合宮懸用之而有流蘇之飾樂器而用以爲幃帳之懸則自晉以後始也

鬃河

賈誼新書大禹鬃河而導之九牧呂氏春秋禹身執蘄函以爲民先剔河而導九岐鑿江而通九路說苑

禹醜五湖而定東海髮本髮名義取環曲剔本梳剔
義取疏通醜本漉酒義取澄清古人用字如此亦甚

工矣

插字
西卽

天府

戰國策蘇秦稱天府之國府府庫也謂富饒也又淮南子注神農明堂曰天府天府字本此謂可以建都之地也

府兵曠騎

番調有時數閱有法說御有律團五有籍兵雖有籍而府實空將雖有名而權實去此府兵之善也諺云

將軍大曠騎衛佐小郎官此曠騎之弊也

黑丹

文選東京賦黑丹石緇注引孝經援神契曰德至于山陵則出黑丹魏都賦黑井鹽池玄液素滋注鄴西高陵西伯楊城西有黑井今在彰德府南郭村井產石黑可以書陸士龍與兄書云三台上有曹公石墨數十斤云燒此復消可用然烟中人不知兄頗見之否今送二螺卽此物也又宜陽縣有石墨山汧陽縣有石墨洞贛州興國縣上洛山皆產石墨廣東始興縣小溪中亦產石墨婦女取以畫眉名畫眉石按古

者漆書之後皆用石墨以書大戴禮所謂石墨相著
則黑是也漢以後松烟桐煤既盛故石墨遂湮廢并
其名人亦罕知之

水經注商州黃水北有黑山山石悉黑績彩奮發黝烏若墨

釋經

漢儒釋經易有略書有故詩有細春秋有微

五勝

五行漢書謂之五勝言交相勝也淮南子謂五度所
謂音氣不戾八風詘伸不誤五度是也又謂之五殺
所謂善用兵者持五殺以應是也陰符經竊其意而
變其辭曰天有五賊見之者昌五賊卽五殺之說也

陰符經之文李筌僞作或信以爲黃帝者無目者也
其文上不能望六韜三略之藩籬素問汲冢之萬一
而以軒轅之書視之有目者如是乎

洞庭

三茅真君云天無謂之空山無謂之洞人無謂之房
山腹中空虛是謂洞庭人頭中空虛是爲洞房

王錯藏書

前蜀王氏朝僞相王錯字鱣祥家藏書數千卷一一
皆親札并寫藏經每趨朝於白藤擔子內寫書書法
尤謹至後蜀孟昶又立石經於成都宋世書傳蜀本

最善以此五代僭偽諸君惟吳蜀二主有文學然李昇不過作小詞工畫竹而已孟昶乃表章五經纂集本草有功於經學矣今之戒石銘亦昶之所作又作書林韻會宋儒黃公紹韻會舉要實祖之然博洽不及也故以舉要爲名余及見之于京師惜未假抄也

半豹

郭頌世語云殷仲文讀書若半袁豹則筆端不減陸士衡蓋惜其有才而寡學也李商隱四六啓云學殊半豹藝愧全牛

腹背

李嶠內制集鏘金鳴玉坐榮枯株擊水搏風顧慙腹背蘇頲表駑駘獲薦於九方腹背可儔于六翮又云坐擁股肱之任顧慙腹背之毛腹背事見韓詩外傳

鴈戶

唐書編氓有鴈戶謂流民也

致足樂耶

王右軍帖致足樂耶水經茂竹便娟致可翫也致極也晉人語例如此

彈文

元人彈燕帖木兒文或納女呈婦于朱溫或售妹獻

楊子春文集 卷之二十二
妻于侂胄上句指張全義敬翔下句指倪僕蘇師旦也倪蘇事宋史不載見于小說耳

梓碧山人

四明梓碧山人許奎作百忍箴多牽合衍贅予獨取其危箴云圍棋制淝水之勝單騎入回紇之軍此宰相之雅量非將軍之輕身蓋安危未定勝負未決帳中倉皇則麾下氣懾正所以觀將相之事業浮海遇風色不變于張融亂兵掠射容不動于庾公蓋鯨鯢澎湃舟楫寄躬白刃逢蠶午節制誰從正所以試天下之英雄噫可不忍與

酒帘

韓非子宋人有酤酒者懸幟甚高幟謂之帘帘謂之酒旗唐韻帘字注當云酒家懸幟豈不雅乎乃云酒家望子俚甚可笑

六赤打葉子

李洞集有贈龍州李郎中先夢六赤後因打葉子因以詩上其詩云紅蠟香烟撲盡楹梅花落盡庾樓清光輝圓魄銜山冷彩鏤方牙着腕輕寶帖輕來獅子鎮金盆引出鳳皇傾徵黃喜兆莊周夢六赤重新擲印成六赤者古之瓊叟今之骰子也葉子如今之紙

柳子春文集 卷之三十三
牌酒令鄭氏書目有南唐李後主妃周氏徧金葉子
格此戲今少傳

爲善最樂

書云民訖自若是多盤注云民之行已盡用善道是
多樂也東平王蒼曰爲善最樂周公曰心逸日休內
典云爲善若熟種種快樂亦是此意

隱居不當談時事

古之耕莘築岩釣渭者其于天下非事事而究其利
病也非人人而訪其賢否也閉門造車出門合轍得
志行乎天下舉而措之而已今有廢居而口談時事

謂之留心世故不 奔競而已隨駕隱士時務道學
由此其選也

昧賄

宋之盛時有位于朝者以餽遺及門爲辱受任于外
者以苞苴入京爲羞及其季代中葉稅政孽卿端揆
以昧賄爲論思臺諫以珍玩爲獻納或以金珠而充
脯醢或以契券而爲詩文甚者如倪僕售妹于侂胄
而得府蘇師旦獻妻于侂胄而入閣噫黑頭宰相紅
鉛夫人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也

銀鐺

後漢書崔烈以銀鑄鑲上音狼下音當銀鑄大鑲也今多訛作金銀之銀至有銀鑲三公脚力撞僕射頭之句其傳訛習舛如此

茸母孟婆

宋徽宗在北虜清明日詩曰茸母初生認禁烟茸母草名

北地寒食無家對景倍凄然帝城春色誰為主遙指

鄉關涕淚漣又戲作小詞云孟婆孟婆你做些方便

吹個船兒倒轉孟婆宋汴京勾欄語謂風也茸母孟婆正是的對

相貝經

馬總意林引相貝經不著作者讀初學記始知為嚴

助作漢有博物記非張華博物志也周公謹云不知

誰著考後漢書注始知博物記為唐蒙作水經引南

中行紀亦不出姓氏考嵇含南方草木狀始知陸賈

作南中行紀乃知前人或略後或有考焉未可遽付

之不知也

六蝎五蠹

晉庾峻曰秦塞斯路利出一官雖有處士之名而無

爵列于朝者商君謂之六蝎韓非謂之五蠹

蘇公讀書法

嘗有人問於蘇文忠公曰公之博洽可學乎曰可吾

嘗讀漢書矣蓋數過而始盡之如治道人物地里官制兵法貨財之類每一過專求一事不待數過而事精覈矣參伍錯綜八面受敵沛然應之而莫御焉此言也虞邵菴常舉以教人誠讀書之良法也

上陵磨劍

漢武帝崩後忽見形謂陵令薛平曰我雖失勢猶爲汝君奈何令吏卒上吾陵磨劍乎因不見推陵旁果有方石可以爲礪吏卒常盜磨刀劍霍光欲斬之張安世曰神道茫昧不宜爲法故阮公詠懷詩曰失世在須臾帶劍上吾丘

漢武故事

副貳

魏何昌曰先王制法建官授任則置副佐陳師命將則立監貳宣命遣使則設介副當難則權足相濟隕缺則才足相代韓信伐趙張耳爲貳馬援討越劉隆副車

守淮

劉季裝曰自古守淮莫難于謝玄又莫難于楊行密謝玄以八千人當符堅九十萬之衆清口之役楊行密以三萬人當朱全忠八州之師衆寡殊絕而卒以勝者扼淮以拒敵而不走敵以入淮也

火禁

後漢禮儀志清明騎士傳火唐詩日暮漢宮傳蠟燭
又魚鑰清晨散九門天街一騎走紅塵則其制古矣
廢之當自胡元入主中國時也

撫塵

北堂書鈔載東方朔與公孫弘書云同類之遊不以
遠近爲故士大夫相知何必以撫塵而遊垂髮齊年
偃伏以日數哉撫塵謂童子之戲若佛書所謂聚沙
也

翻著鞮法

知楚志翻著襪法則可以作文知九方臯相馬法則
可以觀人文章

吹臺

吹臺卽繁臺本師曠吹臺梁孝王增築班史稱平臺
唐稱吹臺又因謝惠連嘗爲雪賦又名雪臺

渾脫舞

唐宋務光諫疏云比見坊邑相率爲渾脫隊駿馬胡
服名曰蘇莫遮渾脫隊卽所謂公孫大娘渾脫舞也
蘇莫遮胡帽今曲名有之

秦檜詐作瑞應

宋史長編云紹興中秦檜擅朝喜飾太平郡國多上
草木禽鳥之瑞歲無虛月胡致堂所謂花卉可以染
植增其態毛羽可以餵飼變其色上之人苟欲之則
四面而至矣蓋指此也然觀小說所載紹興七年建
康府寓旅家盆水有文如画佳卉茂木華葉敷芬數
日易以他水愈出愈竒盡春暄乃止又秀州呂氏家
水瓦有文樓觀車馬人物金蒂芙蓉重夾牡丹長春
萱草藤蘿經日不釋悉以瑞聞豈人有妖心而造物
者亦爲是以戲之乎

元載韓侂胄

杜牧之河湟詩曰元載相公曾下筓憲宗皇帝亦留
神旋見衣冠就東市忽遺弓劍不西巡觀此則載曾
謀復河湟史亦不言其事愚謂元載欲復河湟韓侂
胄欲伐金虜近日夏言欲取河套其事則是其時則
非其人尤非也力小任重鮮不仆信哉况三人者取
歿之罪多矣一節烏足掩之

元雲翻居士俞士英作金綱經口義多以儒書證佛

結斷

新起想音響猶轟

未嘗答也

未嘗問也

非其然也

皆其然也

亦其然也

亦其然也

亦其然也

升菴先生文集卷之七十三

從子 有仁編輯

成都楊慎著

後學趙開美校正

高安陳邦瞻重校

佛性

有僧問蚯蚓截為兩段首尾皆動佛性在首在尾古

未有答也伯清舉似余余曰薪盡火傳灰燼猶熱桴

停鼓歇音響猶轟

詩禪

元雲嶠居士徐士英作金綱經口義多以儒書證佛

言其鮮一相無相分四果之義以杜詩證之亦甚可喜其說曰第一果云不入色聲香味觸法則是知欲境當避此果之初生如山梨結小紅之始也第二果云一往來則是蹈欲境不再此果之方碩如紅綻雨肥梅之時也第三果云不來則是棄欲境如遺此果之已熟如四月熟黃梅之際也第四果云離欲則是去欲境已遠此果之既收如掛壁移筐果之日也以果字說經又一證以杜詩亦可爲詩禪也已

彭祖

宰我問五帝德篇云堯舉舜彭祖而任之論語注老

彭商賢大夫世傳彭祖八百歲此亦一證也王逸楚辭注彭祖好和滋味善斟雉羹以事帝堯莊子注彭祖八百猶悔不壽杖晚而唾遠又曰彭祖餌雲母御女凡數十晚娶鄭氏妖淫敗道而死非壽終也東坡詩空食雲母連山盡不見蟠桃結子時

王僑王子喬

史記封禪書注引裴秀冀州記云緱氏仙人廣者昔有王僑犍爲武陽人爲栢人令於此登仙非王子喬也唐詩王子求仙月滿臺又云可憐緱嶺登仙子猶自吹笙醉碧桃蓋世以王僑爲王子喬誤也久矣

賀充

賀充五代石晉時人死而復生至宋真宗東封泰山出謁帝不之省東坡謫黃州亦來訪坡亦不之奇也此事殊可詫而近日朝邑劉太守偉死已廿年其親友韓邦奇復見之與之飲食亦不敢問其何來也此事不可謂無但難以理推爾

謝自然

韓文公不信神仙而謝自然一詩亦信以爲有蓋當時有人的見而公亦的聞也薛能亦有一首云漫道神仙事渺然珠宮咫尺在人天花顏雲鬢一女子獨

騎白鶴冲紫煙是信有其事也予觀劉商詩集有謝自然返却舊居一絕云仙侶招邀自有期九天升降五雲隨不知辭罷虛皇日更向人間住幾時以此觀之謝爲道士所惑染其妖術飛昇之事如今時術人騎草龍上天之類耳是昌黎亦爲所欺也世又有病風顛者卽能乘危升高疾愈卽不能矣謝自然寧非此流耶近代天順中有南京後府經歷卜馬益本山後人有一全真道士謁之曰吾有小術子盍觀之卽抽刀斬府庭大槐凌空而去黃白點化頃刻而成益以爲真仙縱其出入益妻妾多麗道士取其髮呪之

夜從門隙迭奔臥所初喜之後苦其術涕泣以告益
不勝憤始白於守備急塗以犬血擒之囚送京師伏
誅噫以古準今謝自然得非妖道士挑之以奔乎是
以聖人不語怪而士君子深惡而痛絕之亦以避禍
而遠辱也

船子和尚四偈

船子和尚蜀之淨衆寺僧也有偈四首其一曰三十
年前海上遊水清魚見不吞鈎鈎竿研盡重栽竹不
計功程得便休其二曰三十年來坐鈎臺鈎頭徃徃
得黃能金鱗不遇空勞力收拾絲綸歸去來其三曰

本是鈎魚船上客偶除須髮著袈裟佛祖位中畱不
住夜深依舊宿蘆花其四曰百尺絲綸直下垂一波
才動萬波隨夜靜水寒魚不餌滿船空載月明歸今人

但知其末
一首耳

鍾離權

仙家稱鍾離先生者唐人鍾離權也與呂岳同時韓
潤泉選唐詩絕句卷末有鍾離一首可證也近世俗
人稱漢鍾離蓋因杜子美元日詩有近聞韋氏妹遠
在漢鍾離流傳之誤遂傳會以鍾離權爲漢將鍾離
昧矣可發一笑說神仙者大率多欺世誑愚如世傳

沁園春及解紅二詞爲呂洞賓作按沁園春詞宋駙
馬王晉卿初製此腔解紅兒則五代和凝歌童疑爲
製解紅一曲初止五句見陳氏樂書後乃衍爲解紅
兒慢焉有呂洞賓在唐預知其腔而填爲此曲乎元
俞琰又註沁園春琰雖博學亦惑于長生之說而隨
俗耳琰子仲溫序其父陰符經云先君七十而逝由
此言之琰之篤好養生壽止于此世有村夫目不識
參同契一字而年踰百歲又何必勞心於不可知之
術哉達人君子可以意悟

音姓仙女

嘯賦注靈寶經曰禪黎世界墜王有女姓音生仍不
言王怪而棄之南浮桑之阿與神人會教以治災之
術於是能言出山在國中其國大枯旱地下生火穿
地取水百丈無泉王怖懼女爲仰嘯天降洪水至十
丈於是化形隱景而去

紫姑仙詠櫓詩

寒岩雪壓松枝折班班剥盡青虬血運斤巧匠斲削
成劍脊半開魚尾裂五湖仙子多奇志欲駕扁舟探
禹穴碧雲不動曉山橫數聲遙落江天月

箕仙筆詩

系出中山骨欲仙何人扶穎纏尖圓狂僧堪咲堆成
冢豪客曾聞掃似椽牕下玉蜍涵夜月几間雪繭湧
春泉當時定遠成何事輕擲毛錐恐未然

又

宋元小說載箕仙詩多矣近日一事尤異正德庚辰
有方士運箕賦詩隨所限韵敏若夙構而語不凡其
爲喬冢宰賦白巖行曰六丁持斧施神工鑿開西南
萬仞之崆峒芙蓉一朵插天表勢壓天下羣山雄兵
壺倒月色澄澈瑤臺倚斗光玲瓏百丈虹霓望吞吐
八埏霖雨贍空濛虛空不受一塵染靈光直與銀河

通乳泉掛壁噴晴雪玉梅懸谷搖香風上有神仙玉
虛子凌風出沒遊太空伐虬伐蛟下入海底水晶窟
朝真謁帝獨步天上瓊瑤宮頭角崢嶸自卓立胸襟
磊落誰磨礪商家傳說作良弼宋室張浚多奇功憶
昔江樓吹鐵篴明月一醉三人同爾來一別世間甲
子不知數但見幾度玉洞桃花紅金龜老黃鶴翁各
分一諱貽此公天然意趣自相合芳稱長在塵寰中
好將大手整頓乾坤了歸來一咲拂雲看劍重會滄
溟東此詩成一卷箕仙運筆所書詩旣跌宕字又飛
動豈術士能贗作者吁異哉

鄱陽水神

餘姚戚瀾字文湍景泰二年進士授翰林編修丁艱服闋上京渡錢塘風濤大作有絳紗燈數百對照江水通明丈夫九人帕首袴鞬帶劍乘白馬飛馳水面如平地舟人大恐戚公曰母懼吾知之矣推牕看之九人皆下馬跪公問曰若輩非桑石將軍九弟兄耶曰然曰去吾諭矣皆散公命舟人返棹曰有事吾當還遂歸抵家謂家人曰某日吾將逝矣及期沐浴朝服坐嚮九人率甲士來迎行踐屋瓦瓦皆碎戈矛旌幟晃耀填擁頃公卒後車騎騰蹕前後若有所呵

衛者隱隱入室而滅後瓊山丘文莊公夫人入京舟過鄱陽湖夜夢朱衣貴人來見曰吾仲深故人戚瀾也見爲水神昨奉天符應覆數百艘舟夫人慎毋渡舟子方解維欲行夫人急止之瞬息大風舟行者皆溺明日夫人乃渡至京以告文莊文莊感其意緘文祭之

死友救難

丘文莊公夫人自南海浮江而上過鄱陽湖夜夢達官呵湧入舟曰吾乃翰林編修戚瀾也昔與丘先生同官義不容絕特報爾三日後有風濤之險隻帆片

櫓無存可亟遷于岸夫人驚覺如其言移止寺中未
幾江中果有風濤衆舟盡溺至京夫人白其事於文
莊公公以聞於朝遣官諭祭文莊又爲文祭之云於
乎文湍剛勁之質豪放之氣高義激切直上薄乎雲
天巨眼空濶每下視乎塵世凡衆人之嗜欲舉不足
以動其中一時之交游少足以當其意時發驚筵之
辯滅否罔不稱情間若罵坐之狂毀譽皆有所試醉
言無異於醒面折不違于背僕也於君若有宿契始
落落以難合終惻惻而交勵奈何命與心違中道而
逝老我後死于十二襪孰知冥冥之中猶有舊交之

誼老妻北來舟次江滢夢中彷彿如見報以風濤將
至預告以期使知趨避旣而果然幸免顛躓於乎人
傳君之爲神泣胥濤而享祀卽今所過而驗之無乃
隸司乎江湖之事由其生也不盡用於明時故其死
也見錄於上帝於乎友道之廢也久矣曰友曰朋如
兄如弟指金石以爲盟刑鷄犬而設誓頭角稍殊情
態頓異雲泥隔則易交勢位判則相忌對面如九疑
之峰跬步有千丈之勢半臂纔分遇諸塗則掩面而
過宿醒未醒踰其闕則騰口以刺過門不入室反爲
操戈之舉落窵不援手忍拋下石之計親於其身也

遑恤况伉儷乎生爲人也尚然况下世乎於乎文湍
生死無二心始終同一致不忝爲聰明正直之神真
可謂英邁特傑之士緬想舊遊稠人廣會一飲百十
鍾揮毫數千字故以平生之素好用答故人之陰惠
詩以寫不盡之情酒以侑有從之淚具別紙以焚燎
就宿草以澆酬靈神如在來鑒於是不鄙世人之凡
言持歆御醞之醇味尚享詩曰幽顯殊塗隔死生九
原猶有故人情曼卿真作芙蓉主太白常留翰苑名
念我冥冥來入夢哀君惻惻每吞聲朝回坐對黃封
酒悵歎鷄壇負舊盟

上皂莢樹

仙傳云劉綱與妻將飛昇庭前有皂莢樹妻令綱昇
樹數丈方能飛今俗稱畏內者曰上皂莢樹亦有本

唐五書僧

唐有詩僧九人今有九僧集復有五僧善書劉涇嘗
作書話以懷素比玉誓光比珠高閑比金貫休比玻
黎亞栖比水晶牟子才云惜涇未見文楚故未有定

堠子偈

堠烽擎空直直烟墩映樹班班聊爾牌標五里從教
目斷千山

無名偈

羣居閉口獨坐防心

譬喻經

五根之禍劇於毒龍五根如箭意想如弓○慎按五根者眼耳鼻舌身也心經六根有意此以五根皆起於意故五根之外以意貫之○孔子四勿始於意佛氏六根終於意

三昧

三昧出釋氏書乃梵語也此云調正直又云正定亦云正受圭峯疏云不受諸受名爲正受又遠法師云

夫稱三昧者何專思寂想之謂也思專則志一不分想寂則氣虛神朗氣虛則智恬其照神朗則無幽不徹

諸趣

張湛列子注云龜龍甲鱗之宗麟鳳毛羽之長爰逮蛭飛蠕動皆嗚呼相聞各有意趣佛經以蚊蚋小蟲之屬名曰諸趣本此傳大士諸趣云若欲見佛看三郡田宅園林處處停或飛虛空中擾擾或擲山水口轟轟或身腰上有燈火或羽翼上有箴箠或鑽木孔爲鄉貫或徧草木作窠城或轉羅網爲村巷或臥土

石作階庭諸佛菩薩悉如是只個名爲舍衛城

夢說

釋氏經曰夢有四一曰四大偏增二曰舊識尋遊三曰吉凶先兆四曰無明熏習熏習字最妙今本作重習非也草木子曰夢之大端二想也因也想以目見因以類感舉世皆夢也夢夢也不夢亦夢也夢乎夢不夢乎不夢是故得失蕉鹿也物我胡蝶也榮枯黃梁也情感巫峽也

真丹

王半山和俞秀老禪思詞曰茫然不肯住林間有處

卽追攀將他死語圖度怎得離真丹○漿水價匹如閑也須還何如直截踢倒軍持羸取馮山○此詞意勸秀老純歸於禪住山不出遊也真丹卽震旦也軍持取水瓶也行脚之具踢倒軍持勸其勿事行脚也馮山和尚欲謀住山曰此山名骨山和尚是肉人骨肉不相離言人不當離山也皆用佛書語漿水價也須還則用列子五漿先饋事

真如之義

馬祖曰真如有變易豈不聞善知識能迴三毒爲三昧淨戒能迴六賊爲六神迴煩惱作菩提迴無明爲

大智錢起贈懷素詩云醉裏得真如劉禹錫詩心會
真如不讀經

闡士

李太白詩衡嶽有闡士五峯秀真骨闡士開士皆僧
之稱

仙詩

衢州爛柯橋斷碑詩止存二句薄烟幕遠郊遙峰沒
歸翼傳以為古仙句

仙衣

仙女天衣有金縷單絲錦縠銀泥五暈羅裙見許老翁傳

仙家寶玩

仙家三寶有碧瑤杯紅麩枕紫玉函

水田衣

袈裟名水田衣又名稻畦帔王維詩乞飯從香積裁
衣學水田王少伯詩手巾花氎淨香帔稻畦成袈裟
內典作笔笔蓋西域以毛為之又名逍遙服又名無
塵衣

影壁

楊惠之塑佛壁為天下第一郭熙見之又出新意遂
令巧者不泥掌今云泥林止以手搶泥或凹或凸乾則以

墨隨其形跡暈成峰巒林谷加之樓閣人物宛然天成謂之影壁

江淮名山圖

遠公畫江淮名山圖而盡譜寶鑑竟不知遠公善畫也慎謂晉人無不文藻風韻遠公禪學之外能畫工詩又註詩經是僧而兼儒也殆隱于禪者歟

僧寺之多

南朝四百八十唐詩北魏一萬三千見通鑑

仁祠

漢書明帝紀以助仁祠伊蒲之供仁祠僧寺也伊蒲

供齋食也皎然詩仁祠當絕境明牧躡靈蹤又陳世凋亡後仁祠識舊山

五精舍

佛國五精舍一給孤園二靈鷲山三獼猴江四菴羅樹五竹林園韋蘇州詩萬木叢雲出香閣西連碧澗竹林園

太極泉

宋孝武帝大明七年赦詔文曰思散太極之泉以福無方之外太極之泉不知何語後閱酉陽雜俎仙藥有太極泉蓋神瀆益漿之類也宋齊六代文人每好

用僻事例如此

多根樹

佛經云西域多根樹蔽芾而婆娑東西南北中五方不相見國中有淫女偶求者衆多初有一男求女約中枝會復有四男子亦欲求之宿女亦以言許東西與南北各各抱被去至曉女不來東枝郎唱曰旭日光已出農夫向田去妄語既不來可捨多根樹西枝郎吟曰彼妙必然來定是不妄語如何旭日光急速現下土南枝男歎曰旭日光已出農夫蚤向田我等如癡羊一夜受凍眠北枝男賡曰我等沒巴鼻只爲

求他妻今遭寒與凍各各被他迷中枝郎泣曰我不憂已身一夜寒凍情但恐多根樹枝葉不復生樹神聞而笑曰汝勿憂外事但恐身事急樹枯生有時欲苦無停息

八角磨盤

朱子語錄云人謂楊億通禪學者以其有八角磨盤之句耳按北澗禪師偈云六月一日前萬象森羅替說禪六月一日後八角磨盤空裡走今朝正當六月一無位真人赤骨律金毛獅子解翻身無角鐵牛眠少室十聖三賢總不知笑倒寒山并拾得楊億因演

而爲頌曰八角磨盤空裏走金毛獅子變作狗擬欲
藏身北斗中應須合掌南辰後

瓊枝旃檀

佛經云瓊枝寸寸是玉旃檀片片皆香比之聖賢欲
無德不備喻之詩文欲無字不工也又曰擊珊瑚樹
枝枝好撒水銀珠顆顆圓亦此意

白蜺嬰茀

楚辭天問曰白蜺嬰茀胡爲此堂安得夫良藥而不
能固藏舊注云蜺雲之有色似龍者也茀白雲透蛇
若蛇者也昔崔文子學仙於王子儁子儁化爲白蜺

而嬰茀持藥與崔文子文子驚怪引戈擊蜺中之因
墮其藥俯而試之子儁之尸也此本淮南王安離騷
傳之說而王逸述之淮與楚近安去屈未百年其說
當有祖疑以傳疑可也朱文公訂楚辭以其怪誕而
刪之余謂存之亦有益於教何也王子儁世所稱神
仙也旣已成蜺變化而猶不免戈擊之難則世之學
仙何爲者耶

東坡詆佛

東坡議學校貢舉書斥士大夫主佛老之爲非又策
別云天子有七廟今又飾佛老之宮而爲之祠固已

過矣又使大臣兼官以領之歲給費以鉅萬針此何
 爲者其言與佛國表何異又作勝相院記謂治其學
 者大抵設械以應敵匿形以逃敗窘則推墮滉漾中
 不可捕捉如是而已矣此數句盡古今禪學自欺欺
 人之病然東坡於禪學深入冥契而其言如此何也
 蓋其與世不合姑以消其不平莊子云因之以曼衍
 所以窮年也殆東坡之謂乎又賀坤成節表放億萬
 之羽毛未若消兵以全赤子飯無數之緇褐不如散
 廩以活飢民

升菴先生文集卷之七十三 終

升菴先生文集卷之七十四

從子 有仁編輯

成都楊慎著

後學趙開美校正
 高安陳邦瞻重校
 江陽王藩臣
 內江蕭如松 全校

宋儒論天

邵堯夫曰天何依依乎地地何附附乎天天地何依
 附曰自相依附自斯言一出宋儒標榜而互贊之隨
 聲而妄行之朱子遂云天外更須有軀殼甚厚所以
 固此氣也天豈有軀殼乎誰曾見之乎既自撰爲此
 說他日遂因而實之曰北海只挨着天殼邊過似曾

見天殼矣自古論天文者宣夜周髀渾天之書甘石
洛下閎之流皆未嘗言非不言也實所不知也若邵
子朱子之言人所不言亦不必言也人所不知亦不
必知也莊子云六合之外聖人存而不論此乃切要
之言孰謂莊子爲虛無異端乎元人趙緣督始稍正
邵子之誕而今之俗儒已交口議之又丘長春世之
所謂神仙也其言曰世間之事尚不能究况天外之
事乎由是言之則莊子長春固爲正論而康節晦翁
之言似不足取矣

本朝劉伯溫亦古甘石洛下之流其言曰天有極乎
極之外又何物也天無極乎凡有形必有極理也勢
也是聖人所不能知也非不言也故天之行聖人以
曆紀之天之象聖人以器驗之天之數聖人以筭窮
之天之理聖人以易究之天之所闕人無術以知之
豈惟此爾今不曰不知而曰不言是何好勝之甚也
嗚呼伯溫此言其確論乎其曰好勝者蓋指宋儒之
論天者予嘗言東坡詩不識廬山真面目不緣身在
此山中蓋處於物之外方見物之真也吾人固不出
天地之外何以知天地之真面目與且聖賢之學切
問近思亦何必求知天外之事耶

天

漢書玉衡杓建天之綱也日月初躔星之紀也今名
北斗為天綱本此予嘗與客夜坐客指北斗曰此天
綱星非北斗也予因笑曰昔人謂文選只有班孟堅
文無班固文觀子之言信矣其人亦不悟

兩兒辯日

列子曰孔子東遊見兩小兒辯鬪問故一曰我以日
始出去人近而日中時遠也一曰我以日初出遠而
日中時近也言初出近者曰日初出大如車蓋及升
中纔如盤盂此不為遠者小近者大乎言初出遠者

曰日初時滄滄涼涼及升中熱如探湯豈非近者熱
遠者涼乎桓譚新論云漢長水校尉平陵關子陽以
為日之去人上方遠而四傍近何以知之星宿昏時
出東方其間甚疎相離丈餘及夜半在上方視之其
數相離一二尺以準度望之愈益明白故知天上之
遠於旁也日為天陽火為地陽地陽上升天陽下降
今置火於地後傍與上診其熱遠近殊不同焉日中
正在上覆蓋人人當天陽之衝故熱於始出時又新
從太陰中來故涼於其西在桑榆間也桓君山曰子
陽之言豈其然乎張衡靈憲曰日之薄地闇其明也

由睹視明明無所屈是以望之若大方其中天地同
明明還自奪是以望之若小火當夜而揚光在晝則
不明也月之與夜與日而差微晉束皙以爲傍方與
上方等傍視則天體存於側故日出時視日大也日
無大小而所存者有伸厭厭而形小伸而體大蓋其
理也又日始出時色白者雖大不甚始出時色赤者
其大則甚此終以人目之惑無遠近也且六置器廣
庭則函牛之鼎如釜堂崇十仞則八尺之人猶短物
有陵之非形異也夫物有惑心形有亂目故仰游雲
以觀月月常動而雲不移乘船以涉水水去而船不

徙矣安岌云余以爲子陽天陽下降日下熱束皙言
天體存於側則日大頗近之渾天之體圓周之徑詳
之於天度驗之於晷影而紛然之說由人目也參伐
初出在傍則其間疎在上則其間密以渾驗之度則
均也傍之與上理無有殊也夫日者純陽之精也光
明外耀以眩人目故人視如小及其初出地有遊氣
以厭日光不眩人目即日赤而大也無遊氣則氣白
大不甚矣地氣不及天故一日之中晨夕日色赤而
中時色白地氣上升蒙蒙四合與天連者雖中時亦
赤矣日與火相類火則體赤而燄黃日赤宜矣然日

色赤者猶火無燄也光衰失常則爲異矣因讀列子而龜集舊說如上又說列子之爲此段雖曰寓言實有至理益引而不發使後人深察澄觀而得其說故設爲兩兒之言以戲百世之下迄今百世之下雖宿學妙術屢數百辭而猶不可了然使果有兩兒而以關子陽桓君山束皙安岌當之亦未易折此兩黃口也朱紫陽云必有真人乘龍凌虛出倒影之上崑崙之外而後可訂其是非耳莊子曰六合之外聖人存而不論茲言善夫

丘處機論日

易曰日入地中明夷邵子云日入地中構精之象後人遂謂日晝行天上夜入地中丘長春曰輕清者上騰爲天重濁者下凝爲地萬物有形重濁皆附於地三光輕清悉上於天旣上於天如何卻沉於地乎且星隕於地而化爲石古今有之星墜於地猶化爲石况地下乎夫二十八宿周天均布太陽逐日會合逐月遷移一歲之終經歷周偏且如日在箕斗箕斗在天河日入地時星河皆入地耶日獨入地而星河只在天耶若道星河皆入地則七八月間河漢尤顯日正東西出沒初夜則河漢東北西南向曉則東南西

北是知河漢不入地而隨天運行若日入地時與箕斗拆破箕斗行天上而日轉地中天上空虛而行疾地中結實而行遲天地懸隔如何向曉東方出時卻得恰好與箕斗相會而同行天上乎天上日月常無出沒人間常有出沒此間東方日出時西向千里之外猶昧萬里之外猶昏北斗直西半夜北斗直北初沒子丑寅卯周天輪次迤邐而去未嘗暫止北斗幹運昭然可見而強稱入地有何義旨明夷之卦文王拘於羑里失勢之象何足為據右丘長春所論如此愚按明夷日入地中乃是假象明理如天在山中之

類邵子構精之說元儒已譏其褻天由此觀之長春之識卓矣

日昃曰映

梁元帝纂要云日在午曰亭在未曰映王仲宣詩山岡有餘映謂日昃也

日斜曰暍音移

越絕漁父歌日昭昭浸以暍暍日斜也遼左有東暍

縣賈誼賦日斜庚子斜音移

飛谷

劉向九歎結余軫於西山兮橫飛谷以南征王逸註

飛谷日所行處道也

日寸月尺

范子計然曰日者寸也紀刻而成晷也月者尺也紀度而成數也

鬱儀結璘日魂月魄

黃庭經云高奔日月吾上道鬱儀結璘善相保注引上清紫文云鬱儀奔日之仙結璘奔月之仙又服日精月華之法日初出時東向叩齒九通微咒日魂名日中五帝字曰日魂朱景照韜綠映迴霞赤童玄炎颺象呼此十六字日中五色流霞俱入口中月初出

時西向叩齒微咒月魄名月中五夫人字曰月魄暖蕭芳艷翳寥婉虛靈蘭鬱華結翹淳金清瑩吳容素標呼此二十四字月中五色精光俱入口中此其說甚誕然從來亦久矣唐陸魯望詠橘詩剖似日魂初折後弄如星髓未彫前宋王半山梅詩好借月魄來映獨恐隨春夢去飛揚正用其語而鬱儀結璘文人好奇者屢用之矣又昇妻嫦娥小字純狐亦出緯書迂怪不足言聊筆之以爲獻笑之適

彈烏扶馬

李長吉相勸酒詩曰羲和騁六轡晝夕不曾閑彈烏

崦嵫竹扶馬蟠桃鞭烏日中烏也扶音叱朴也今本
誤作扶非馬日車之馬也楚辭暾將出今東方照吾
乘兮扶桑撫余馬兮安車夜皎皎今既明淮南子曰
出虞淵爰息其馬是也○古者羲和爲日御莊子因
御字遂有日車之說楚辭淮南子因車字遂有馬之
說

吳泉

吳泉卽虞淵也吳古虞字省文如虓之省爲乎禴之
省爲祖也唐人避淵爲泉避神堯諱也河圖緯象云
邠之隘上爲扶桑日所升宣陸之阻上爲吳泉月所

登

嫦娥

月中嫦娥其說始於淮南及張衡靈憲其實因常儀
占月而誤也古者羲和占日常儀占月皆官名也見
於呂氏春秋春秋左傳有常儀靡卽常儀氏之後也
後訛爲常娥以儀俄音同耳周禮注儀義二字古皆
音俄詩以樂且有儀叶在彼中阿太玄以各遵其儀
叶不偏不頗史記徐廣注以儀船作俄漢碑凡蓼莪
皆作蓼儀則嫦娥爲常儀之誤無疑矣每以語人或
猶未信予曰小說載杭州有杜拾遺廟有村學究題

爲杜十姨遂作女像以配劉伶人皆知笑之不知常儀之爲常娥卽拾遺之爲十姨也

蟾蜍

月中獸蟾蜍也其類在地螺與蚌也月毀於天螺蚌
齒缺

玉井金波

梁謝舉凌雲臺詩勢高凌玉井臨迥渡金波謝朓詩
金波麗鳩鵲玉繩低建章金波月也玉井玉繩皆星
名

旁羅

史記黃帝順天地之紀旁羅日月星辰文選陸佐公
新刻漏銘俯察旁羅登臺升庫尚書考靈耀曰冬至
日月在牽牛一度求昏中者取六項加三旁蠡順餘
之鄭玄注曰盡行十二項中正而分之左右各六項
也蠡猶羅也昏中在日前故言順數也明中在日後
故言却也據此則旁羅乃測天度之器如今之日晷
地羅也十二項者十二時分爲十二方也此可補史
記注之遺

金虎

甘石星經昴西方白虎之宿太白金星之精太白入

大昴金虎相薄主有兵亂文選張平子賦始于宮隣
卒于金虎注不知引此而謬自爲說

離瑜

天文志白西三星曰離瑜離與縞同袿衣也傳毅所
謂華桂飛髻垂織羅也瑜玉飾也皆婦人之服也星
微則後宮儉明則後宮奢

織女昴星

洪邁老圃賦云織女耀而瓜薦大昴中而芋食春秋
元命苞云織女星主瓜果孝經援神契云仲冬昴星
中收芋苜正用此二事而人罕知其所出

甘氏星經

甘氏星經云日一星在房之西氏之東日者陽宗之
精也爲鷄二足爲鳥三足鷄在日中而鳥之精爲星
以司太陽之行度日生於東故於是在焉月一星在
昴之南畢之北月者陰宗之精也爲兔四足爲蟾蜍
三足兔在月中而蟾蜍之精爲星以司太陰之行度
月生於西故於是在焉日精在氏房月精在昴畢自
司其行度而氏房昴畢乃黃道之所經不得而司之
又曰雷電在室南霹靂在雷電南雲雨在霹靂南斧
吏在壁西南蓋雷公電姥雲將雨師與夫霹靂斧吏

皆北方水府之精而姪訾爲天門故其神栖焉室不得而司之也

石氏星經

石氏云東宮青帝其精蒼龍爲七宿其象有角有亢有氏有房有心有尾有箕氏胸房腹箕所糞也司春司木司東嶽司東方司鱗蟲三百六十北方黑帝其精玄武爲七宿斗有龍蛇蟠結之象牛蛇象女龜象虛危室壁皆龜蛇蟠蚪之象司冬司水司北嶽司北方司介蟲三百六十西方白帝其精白虎爲七宿奎象白虎婁胃昴虎三子也畢象虎觜參象麟

與璘同班文也

觜音參身也司秋司金司西嶽司西海司西方司毛蟲三百六十南方赤帝其精朱鳥爲七宿井首鬼目柳喙星頸張喙翼翮軫尾司夏司火司南嶽司南海司南方司羽蟲三百六十○左傳史記天官書喙作味味張卽柳張兩星之間也隋志喙作注又有注張之文或訛爲汪張皆本于石氏柳爲鳥喙之說○王奕曰朱鳥以其羽蟲之長稱乎而曰鶉首鶉尾何也師曠禽經青鳳謂之鶉赤鳳謂之鶉白鳳謂之鶉紫鳳謂之鶉蓋鳳生于丹穴鶉又鳳之赤者故南方取象焉考之月令夏其蟲羽鳳羽蟲之長故南方之宿

爲朱鳥吳興沈氏以朱鳥爲丹鷄豈知四獸皆蟲之
長也鷄之微何預

注張

正德丁丑歲

武廟閱文獻通考天文星名有注張因命內閣取祕
書通考別本又作注張顧問欽天監亦不知爲何星
也內使下問翰林院同館相視愕然慎曰注張柳星
也周禮以注鳴者註汪味也鳥喙也音呪南方朱鳥
七宿柳爲鳥之味也史記律書西至於注張漢書天
文志柳爲鳥喙因取史記漢書二條示內使以復同

館戲曰子言誠辨且博矣不涉於私習天文之禁乎

中宮宿

余嘗疑天有五行星有五緯地有五嶽人有五事而
二十八宿何獨無中央之宿也後觀石氏星經云中
宮黃帝其精黃龍爲軒轅首枕星張尾掛柳并體映
三台司四季司中嶽司中土司黃河江漢淮濟之水
司黃帝之子孫司保蟲三百六十則固有所謂中宿
矣又按張衡靈憲蒼龍連蜷於左白虎猛據於右朱
雀奮翼於前靈龜圈脊于後軒轅黃龍於中則是軒
轅一星與蒼龍白虎朱雀玄武四獸爲五矣世之言

星者惟知四獸而不知黃龍是求之未盡也亦猶民俗惟知四時而不知夏之後有土位素問所謂長夏月令所謂中央五時取火季夏取槐檀之火也軒轅本天市垣之星而在張宿之分野分爲土德寄王鷄火亦猶是也張衡又云軒轅如龍之體主雷雨之神後宮之家焉陰陽交合盛爲雷激爲電和爲雨怒爲風亂爲霧凝爲霜散爲露聚爲雲立爲虹蜺雜爲背裔分爲抱珥此十四變皆軒轅主之亦猶土之無定位而金木水火賴以成與

九宮

曆中九宮天蓬星太一坎水白天內星攝提坤土黑天衡星軒轅震木碧天輔星招搖巽木綠天禽星天符中土黃天心星青龍乾金白天柱星咸池兌金赤天任星太陰艮土白天英星天乙離火紫見唐會要

九宮七色

九宮七色之說出於乾鑿度云伏羲時龍馬出河戴九履一左三右七二四爲肩六八爲膝五居其中謂之九宮其色則一六八爲白二黑三綠四碧五黃七赤九紫今大統曆中每月列于下方謂之飛九宮

依鳥哀鳥

史記天官書五帝座後聚十五星蔚然曰郎位漢書
蔚然作哀烏甘氏星經作依烏依亦音哀也注云哀
鳥蔚然皆星之貌狀爾武功縣刻儲光羲詩首一篇
以哀鳥卽作哀烏郎康德涵問余哀鳥郎何說余曰
必是哀鳥郎康深然之及檢天文圖作依鳥又疑而
不及改正按依亦音哀白樂天詩坐依桃葉妓自注
依音哀曹子建詩君懷良不開賤妾當何依可證

十二軍以天星爲名

唐武德中置十二軍皆取天星爲名以萬年道爲參
旗軍長安道爲鼓旗軍富平道爲玄弋軍醴泉道爲

井鉞軍同州道爲羽林軍華州道爲騎官軍寧州道
爲威軍岐州道爲平道軍邠州道爲招搖軍麟州道
爲苑遊軍涇州道爲天紀軍宣州道爲天節軍李太
白詩羽林十二將羅列應星文正指此注者亦不知
也

孟婆

俗謂風曰孟婆蔣捷詞云春雨如絲繡出花枝紅裊
怎禁他孟婆合皂宋徽宗詞云孟婆好做些方便吹
個船兒倒轉江南七月間有大風甚於舶艤野人相
傳以爲孟婆發怒按北齊李騊駼聘陳問陸士秀江

南有孟婆是何神也士秀曰山海經帝之女遊於江
中出入必以風雨自隨以帝女故曰孟婆猶郊祀志
以地神爲泰媪此言雖鄙俚亦有自來矣

颶風

音貝凡海潮溢皆此風爲之每一二歲或三四歲一
作必在秋初過白露雖作不甚猛矣海人最患苦之
俗謂之颶毋風言海溢子當負毋乞食嶺表錄云春
夏間有暈如虹謂之颶毋必有暴風則以虹爲颶之
母爾佛經所謂風虹爲颶言雲文如颶也此說最近
理凡此風作先一二日片雲漫空疾飛海人呼爲颶

潮風爲海溢之先兆也東廣航海者曰犁頭雲蘇叔
黨颶風賦云斷霓飲海而北指赤雲夾日而南翔此
颶之漸也與虹暈犁雲之說相合許慎說文作颶从
具解云具四方之風非也按柳子厚詩颶毋偏驚估
客船唐子西詩雲黃生颶毋雨黑長楓人字皆從貝
柳文注亦音貝無從具之說今韻會收颶於七遇而
九泰無颶字合補正之

四時風

郎仁寶云春之風自下而升上紙鳶因之以起夏之
風橫行空中故樹杪多風聲秋之風自上而下木葉

因之以隕冬之風著土而行是以吼地而生寒驗之
良是余少時春月自京回蜀應試馬上風起時有一
二雨點着面以爲將雨土人曰非雨也乃風吹水上
樹耳咸訝其言按春曰條風言風所披拂津葉潤莖
噓枯吹生易曰潤之以風雨是風亦有潤楚辭光風
轉蕙汎崇蘭謂之光者草木遇之而有光也夏之風
惟在半空故樹杪有聲而暑氣不解至秋涼風至則
自上而下矣冬之風厲發吼地而生寒唐詩北風捲
地百草折諺曰三九二十七籬頭吹厲栗最有證耳
爾雅注李巡曰焚輪暴風從上來降謂之頽頽者下
也扶搖暴風從下升上謂之焱焱者上也昔人已有
此說矣

風行水上

文選賦有物色一類李善云有物有文曰色風雖地
氣然亦有光毛萇詩註云風行水上曰漪易曰風行
水上渙渙渙然卽有文章也按老泉文甫字說本之
易衍之詩註而發其旨者李善也○今按風亦可言
色楚辭云光風轉蕙汎崇蘭王逸注云雨止日出而
風草木亦有光也樂府今朝風色好是風亦可言色

雲名

雲狀有若犬若馬若白鵠若衆車有其狀若懸金而

赤其名曰雲於呂氏春秋名理篇韓雲如布趙雲如牛楚雲

如日宋雲如車魯雲如馬衛雲如天周雲如輪秦雲

如行人一作佳人一作美人魏雲如鼠齊雲如絡越雲如龍蜀

雲如困書冬至初陽雲出箕如樹之狀○立春少陽

雲出房如積水○春分正陽雲出軫如白鵠一作鶴謝朓詩

鶴雲且起穀雨太陽雲出張如車蓋○立夏初陰雲出嘴

赤如珠赤如繒夏至少陰雲出參如水波○寒露正

陰雲出井如冠纓○霜降太陰雲出鬼上如羊下如

蟠石易通卦驗吹雲陳思王有吹雲贊妬羅雲雲如羅華

嚴妙鬢雲雲如美人髮華嚴經樓閣雲同上虞邵菴畫蘭詩手攬華髮結化為樓閣雲

蕭雲宋書符瑞志見前注蘭雲南齊書日於蘭雲中簿半暈雕雲符瑞志雕

色儀鳳暗合八音又云散鬢雲漢五行志有雲如焱風散髮髻如亂髮也

粉雲蔣捷詞粉雲天未起鱗雲山谷詞練涼雲李賀詩雨覆車

雲京房易占云黃雲商雲太玄商雲紫蜺旁赤繒雲

緯書立秋濁陰如覆車為大豐蒼雲春秋文曜鉤雲楚有蒼雲如霓

而蹲庾信哀江南賦蒼雲則重為軫皂雲東方朔含峰雲唐太宗詩泄雲蜀

賦窮岫泄雲日月恒賦窮岫泄雲行清曉油雲孟山雲草莽水雲魚鱗旱

雲烟火涔雲波水寶光雲元好問詩兜羅

涔雲雨

雲也

中山王文木賦奔電屯雲薄霧濃霧皆形容木之文理也杜詩屯雲對古城實用其字李易安九日詞薄霧濃霧愁永晝今俗本改霧作雲

書雲

詩人冬至用書雲事宋人小說以為分至啓閉必書雲物獨以為冬至事非也余按春秋感精符云冬至有雲迎送日者來歲美宋忠注曰雲迎日出雲逆日沒也冬至獨用書雲事指此未為偏失也

黃雲

春秋運斗樞曰黃雲四合女訛驚邦感精符曰妻黨翔則黃雲入國謂女謁盛也淮南子曰黃天之氣上為黃雲下為黃埃江淹詩河州多沙塵風吹黃雲起李太白詩黃雲城南烏欲栖

紫蜺喬雲

太玄曰紫蜺喬雲朋圍日君子小人並進之象也測曰紫蜺喬雲不知刊也紫蜺以象小人喬雲以象君子言紫蜺當刊喬雲當慶也

紫磨素雲

佛書有紫磨金王半山詩紫磨月輪升靄靄三墳書

月素雯雯雲成文章也

綺雲頰霞

綺雲之館頰霞之臺江淹學兔園賦中語也

雲華電實

埤雅曰雪六出而成花電三出而成實

雷電

雷從回電從申陰陽以回簿而成雷以申洩而成電也

朝雲暮雨

朝雲喜晴暮雲喜雨故宋玉賦曰朝為行雲暮為行

雨

駛雨

酉陽雜俎河水色渾駛流尸子黃河龍門駛流如行箭

元好問詩駛雨東南來自注駛與快同見魏志趙松

雪有駛雪帖

文武露

春秋緯曰武露布文露沉注曰甘露降其國布散者人尚武沉重者人尚文文露之說他書所罕聞文人亦罕引用

采醴雀錫

蔣山栢林常多采醴陳後主以為甘露○雀錫後人

亦認爲甘露

水華漢

詩人稱天河曰銀河銀潢銀漢皆常語也李賀曰銀灣江淹曰繩河緯書云王者有道則河直如繩謝朓詩曰華漢渟虛用詩雲漢昭回之意陸龜蒙云繩河裏扇月傍

絳河

漢武內傳王母使女侍問武帝云上問起居遠隔絳河蓋道書天有九霄赤霄碧霄青霄玄霄絳霄齡霄紫霄練霄縉霄也絳河卽絳霄王維詩雲霄出絳河

梁玉清

李元獨異志云秦併六國時太白星竊織女侍兒梁玉清逃入衙城小仙洞且十六日不出天帝怒命五丁搜捕太白歸位至清有子名子休謫於北斗下其子休配於河北行雨每至小仙洞耻母淫奔之所輒回故其地少雨也

水虹風虹

水虹屈霓也主雨風虹月暈也主風水虹滇人呼爲水椿

九虹

春秋感精符曰九女並譌則九虹金見○緯書凡曰
女訛者謂嫡庶失敘也

駁霞

袁翻思歸賦駁霞兮絳霧韓文雲陰解駁日光穿漏

輕瓊冷絮

唐小說雪詩有輕瓊冷絮舞長空之句

七政

日月木火土金水謂之七政亦曰七曜今術家增入
月孛紫炁羅喉計都四餘星爲十一曜計生於天尾
羅生於天首孛生於月炁生於閏蓋日月行道如兩

環兩環相交一處曰天首一處曰天尾天尾爲計天
首爲羅月之行遲速有常度遲之處卽孛也炁生於
閏二十八年十閏而炁行一周天炁孛皆有其度無
光象故與羅計同謂之四餘今七政曆亦有四餘躔
度

望氣經

唐邵謬著望氣經言墨子呂不韋陳平范增皆有其
書今不可見其書引易通卦驗春秋感精符荊州占
未央訣比之史記天官書爲備今刺取其要凡望氣
占候皆在子午卯酉之時太乙初移宮皆有氣見可

以測之夕則日入時朝則日出時夜則夜半時中則
午時天無言以七曜垂文地無言以五雲騰氣四時
無言以寒暑變節六甲無言以孤虛定位晉氣之雲
白潤精明楚雲如日渤海碣岱之間雲氣正黑色魏
雲如鼠越雲如龍荆雲如犬秦雲如行人周雲如車
輪華山河南氣色下黑上赤韓雲似布幽薊之氣如
長蛇形宋雲如車魯雲如馬蜀雲如困輦乍高乍下
濟水之雲如黑猪東齊之雲如青靛淮水之間氣如
瀑布渭水之象如白狼尾東海之氣如懸燈附漢亦
如圖畫晉志東海江漢之氣如搖杵東齊吳鄭之間

氣如絳衣趙冀氣如黑牛尾燕趙之間上青下黑比
氣皎皎楚日亭亭渤海碣岱漆黑來經鼠從魏軍越
有龍騰之勢犬隨荆卒秦當人步之形周土如輪華
山之鳥雲上赤韓疆似布薊門之蛇象均青宋國排
轅魯邦陣馬有蜀困輦或高或下黑猪濟水齊郊之
青氣繞天素練江濱嵩嶽之赤雲在野少室白兔淮
南之瀑布條長渭水白狼東海之懸燈焰寡江漢搖
杆吳鄭絳衣青黑燕趙穹廬北夷海傍蜃樓北方見
牛羊群畜廣野宮闕南蠻動舩閣旌旗樹接東夷龜
億結白雲竟日宅臨西戎龍潛聚黑氣經時

宇宙

上下四傍曰宇往古來今日宙人皆知之而不知其出於尸子也楊子太玄曰闔天之謂宇闢宇之謂宙

三國正統

魏明帝問黃權三國孰爲正統權對曰以天文則魏爲正然考之史黃初四年三月癸卯月犯天心星曰心爲天王王者惡之四月癸巳蜀先主殂於永安宮而二國自如天道豈易言哉晉天文志云二石雖僭號其強弱常占昴宿不關紫宮太微然以載記考之流星入紫宮而劉聰殞慧尾掃太微而苻堅敗熒惑

守帝座而呂隆破抑又何哉梁武帝時星變占曰熒夷氣如穹廬狀也北狄之氣如牛羊之羣來而不斷也南蠻之氣如舩如閣亦如旌旗搖動東夷氣如樹西戎氣如屋宅之狀海傍蜃氣如樓閣廣野之氣如官闕千歲靈龜上有白雲常聚雲氣多黑潤者其下有潛龍二分二至必占雲氣黃雲如覆車五穀大熟青雲致蟲白雲致盜烏黑雲多水赤雲有火鬱鬱蔥蔥隱隱隆隆佳氣也綿綿絞絞條條片片兵氣也澤澤啖啖女子氣也如藤蔓掛樹者寶氣也紫氣如樓者玉氣也絕氣有銅紅氣有瓊爲璘褐色爲鍤赭色

雲氣下垂不可以掘山雲草莽水雲魚鱗旱雲烟火
涔雲波水陳雲如丘垣杼雲類杼軸杓雲如繩蜺雲
類闕旗勝兵雲氣如織敗兵雲氣如枯若烟非烟若
雲非雲郁郁紛紛蕭索輪困是日卿雲卿雲者喜氣
也若霧非霧若蒙非蒙着衣冠而不濡見則其國被
甲而趨凡望雲氣仰而望之三四百里平望在桑榆
上餘二千里登高而望之下屬地者三千里雲氣有
獸居上者勝邵鄂賦曰圓穹上乎神運方輿下乎氣
昇聖主臨朝黃赤鳳龜于宮闕賢人出處五色龍虎
於樓城鬱鬱蒼蒼華蓋氤氳而顯著紛紛郁郁紫桂
輪困而漸生九土表山河之異四方陳介胄之名梁
惑入南斗天子下殿走武帝被髮跣足下殿以禳之
未幾北朝有孝靜帝之變武帝曰虜亦應天象耶晉
庾翼與兄水書曰歲星犯天關江東無故而季龍頻
年閉關此復是天公憤憤無皂白之證也噫人之責
天亦太詳矣爲天者不亦難哉世說云月犯少微隱
士當之戴顓自以爲憂旣而無恙當時戲謂顓求死
不得此尤可咲也

典藉其文易挂又翰其大手義其大節十尚書辛壬
 出師制以爲古甲子余疑其非也時國之古莫如
 漢魏各故其然爾其制又自二十四各是也
 士道安則各自以爲是地而後言其制則其
 與千計夏且也天不亦其制也其制也其
 李國國其其天公其制也其制也其
 其制也其其天公其制也其制也其
 未幾其制也其其天公其制也其制也其
 其制也其其天公其制也其制也其

升菴先生文集卷之七十四終

得搯之水棄而不鍾以此知其所失多矣羽
 不然其論曰山水上江次之井為下山水
 石地漫流者上其言雖簡而於山水盡矣
 之水幾自李侯嘉祐二年李侯以鎮東守
 出守廬州因遊金陵登蔣山飲其水既又
 樓至其山上有石池涓涓可愛蓋羽以謂
 漫流者也飲之而甘乃考圖記問於故老得

